



激战滚龙滩

(曲 艺)

239.07

0

北京人民出版社

激战滚龙滩

(曲艺)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印张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129 定价：0.03元

目 录

欢呼“四届人大”召开（对口快板）	（1）
激战滚龙滩（快板书）	（4）
咱们要大干（对口词）	（17）
大柳树的秘密（快板书）	（20）

欢呼“四届人大”召开

(对口快板)

首都钢铁公司 存世华

合：庆“四大”，唱“四大”，

亿万人民乐开花。

批林批孔结硕果，

祖国遍开胜利花。

革命形势无限好，

山山水水放光华。

甲：工人阶级庆“四大”，

大庆红旗心头挂。

喜看那：

万里长江飞彩虹，

钢虹耀眼空中架，

昔日天堑变通途，

备战备荒意义大。

乙：成昆铁路创奇迹，

火车插翅飞云崖。

万吨巨轮真叫大，
友谊传遍亚非拉。
贫油的帽子已甩掉，
滚滚石油闪浪花。

甲：贫下中农庆“四大”，
遍地盛开大寨花，
改天换地学愚公，
增产粮棉决心大。
喜看那：

队队修起大寨田，
处处一片好庄稼，
花果满山如画美，
红旗渠水响哗哗，
塞北江南春来早，
众手浇开大寨花。

乙：革命战士庆“四大”，
眼望北京把誓发：
紧紧握住手中枪，
有来犯者狠狠打。
神圣的领土和领海，
绝不容魔爪来践踏。

甲：革命干部庆“四大”，
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继续革命不停步，

狂风恶浪摧不垮，
“五·七”路上再加油，
群众当中把根扎，
紧紧把住纲和线，
革命到底决心大。

乙：知识青年庆“四大”，
嫩手开出老茧花，
广阔天地炼红心，
上山下乡把根扎，
虚心接受再教育，
誓滚一身黑泥巴。

合：庆“四大”，唱“四大”，
伟大祖国美如画。
庆“四大”，唱“四大”，
贯彻党的领导一元化，
迎接革命生产新高潮，
团结起来力量大。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昂首挺胸朝前跨。
特大喜讯传天下，
亿万军民庆“四大”。

激 战 滚 龙 滩

(快板书)

北京曲艺团 梁厚民 刘司昌

燕山山脉山连山，
奇珍异宝样样全。
最丰富的宝藏是煤炭，
乌金墨玉光闪闪。
首都矿工学大庆，
巷道里热火朝天干得欢：
采煤机，轰轰隆隆切断面，
电钻机，突突达达往里钻，
装煤机，咋噎咋噎把煤铲，
忽忽悠悠往起端，
装满车斗一大串，
小电车“叮儿叮的”出了山。
单说这采煤三段红旗班，
在井下展开夺煤大会战，
只见煤墙高处站着一个棒小伙，

手持电钻挥汗如雨冲在前。
他正是，刚提拔的新干部，
三段党支部书记严小坚。
小坚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风雨受锻炼，
他朝气蓬勃革命意志坚。
刚才他一气打了几个深炮眼，
放炮员志强跑过来就把炸药填。
“嚯！小坚，你这胃口真不小哇！
想一口吃个大煤山哪？”
“志强，我们不仅为了多出煤，
还要防备雨季会提前哪。”
严小坚拿出地质勘测图：
“你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头顶上正是滚龙滩。
那滚龙滩连接山峦套山涧，
到雨季泥石滚动恶浪翻。
万一山洪顺着裂缝灌进巷道里，
井下透水就麻烦了。”
“小坚，那怎么办呢？”
“老师傅们及时提出了新方案。
咱们集中力量组织突击队，
大战三天提前冲过滚龙滩。”
(白)“嘿，太棒啦！”
说着话，志强装好炸药连线搞爆破，
严小坚迅速离开工作面。

一拐弯儿正好碰见老班长，
小严的师傅党支部委员王德山。
只见他手里拿着新方案，
气得浓眉拧成团：
“小坚，老段长到读书班里学马列，
这新方案我只好交给龙占权。
可龙技术员连看他都不想看，
说红旗班小题大作害怕滚龙滩。
你跟他谈正事他总是一半开玩笑，
你说这个人多难办哪！”
“是呀，我发现他谈笑当中夹杂有情绪，
话里话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满。
咱们支委及时开个会，
然后，我再找他谈一谈。”
“好吧。”
这时候，龙占权在办公室为新方案正生闷气，
他越想这事心越烦：
“新方案，新方案，
又是突击搞会战，
见他们干社会主义劲头这么欢，
恨得我咬断牙根眼发蓝……。”
忽听电话铃声响，
他的反动思绪被打断。
“喂，哪里呀？地质科？

我是龙技术员。

什么？五天之内有暴雨？！

好，一定采取措施防水患。对。”

龙占权放下电话心暗想：

“雨季果然要提前。

好，五天之内红旗班正在滚龙滩底下，

严小坚长期蹲点在这班。

小红卫兵提拔当了书记，

我这副科长倒下放成了技术员。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青云直上了，

哪会落得这么惨呀！

给我父亲定个反动资本家，

还让红卫兵给造了反。

我不过出面为他做了点辩护，

就全矿对我来批判。

连五七年反右的事也给我兜出来了，

严小坚他带头批了我好几天哪！

哼！这回老段长不在，我给你来个玻璃小鞋穿！

让你挤脚难受谁也看不见，

山洪下来叫你们全都尝尝鲜儿！”

想到这，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边来回转，

幸灾乐祸眯着眼，

走到墙根没看见，

一头撞在南墙上。

噤!“哎哟喂!”他不撞南墙心不甘。

龙占权捂着脑袋正“哎哟”呢，

就听“崩”的一声推门进来严小坚：

“哎，技术员，你这脑袋怎么啦？”

“啊……噢，我这脑袋可能有点要发炎。”

“噢？你脑袋有病可要找医生看一看。”

“啊！不用看，我就带病坚持干吧！”

“技术员，当前红旗班已经进入滚龙滩，

我们应该防备雨季会提前哪！”

“提前？不会吧，这种情况还没听说过呀！”

“哎，为这事老班长向你提过新方案哪。”

“新方案，哎呀，这样抽调人力影响别的工作面吧？”

“暂时影响一点儿也要顾全大局呀！”

“生产有计划不能这么办！”

“技术员，‘安全第一’很重要！

时间紧，要马上执行新方案！”

“喝！严书记，你这口气是要下命令啦，

别把红卫兵造反的劲头往这搬！”

严小坚一听这话味不对。

“技术员，你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怎么看？”

“啊……红卫兵造反好得很！

我是说，我不同意这方案。”

“从全局看，现在必须这样做！”

“严书记，老段长不在，生产计划由我管！”

“不对，生产是由党领导，
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群众的建议很及时，
党支部决定马上执行新方案！”
“好，这个决定我拥护，
党支部考虑更全面嘛！哈哈……”
(台)嘿！这家伙又阴又圆又滑又奸还挺粘。
严小坚早就对他有警惕，
胸有朝阳坚持斗争防得严。
他亲自下井做部署，
连续战斗指挥生产抓全盘。
到了深夜，山坡上排排楼房熄了灯，
只见二楼上有间屋子光闪闪，
灯光下，严小坚手捧宝书在学习，
一轮红日照亮心田，
联系段里发生的一些事，
他心明眼亮斗志坚。
正沉思，有件衣服轻轻披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抬头看，是支部委员王德山。
“师傅！”
“小坚，天快亮了还在学哪？”
“师傅，我正想找您谈一谈。
昨天我到地质科里去调查，
问清楚雨季提前已经通知龙占权，

可他把天气预报扣压了，
您看他有多阴险！”
“哼！龙占权干得出来这种事儿，
他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您说得对，每当一次大的革命运动过去后，
失败的阶级绝对不会把心甘。
倒退反倒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还会很激烈，
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哪！
党委对我们有指示，
让我们提高警惕随时注意龙占权。
依靠群众打它一场攻坚战！”
“嗯。”
两个人越谈心越明，
这时候东方破晓亮了天。
严小坚狠抓革命促生产，
那突击队眼看就要冲过滚龙滩。
这一天，龙占权装模作样下井来劳动，
他东边看看西边钻，
突然，他发现这段煤层很松软，
心想：“好，只要深打炮眼大爆破，
煤层就会止不住的往下塌，
造成一个冒顶大事故，
山洪往下这么一灌，
这事故就全都归罪严小坚啦！”

想到这儿他来到志强的工作面。

“哎呀，志强，你这炮眼打得浅啦！

照这样干得哪天冲过滚龙滩呀？”

“技术员，老班长说这段煤层软，

等过了这段才能深打眼呢。”

“哎呀，怎么还等呀，

再等就会出危险啦！

年青的怕苦怕累可不行，

红旗班得朝气蓬勃敢想又敢干嘛。来！”

喝！龙占权亲自动手策划了一个大爆破，

直到准备响炮他才离开工作面。

眼看志强拉出起爆线，他就等听响看笑话了，

一转身，“啊！”严小坚突然出现在面前：

“技术员，煤层软你要深打炮眼大爆破，

这样做会不会冒顶出危险哪？”

龙占权一听严小坚这话问得好厉害呀，

他眼珠一转来狡辩：

“哎呀！煤层软硬我倒没注意，

主要是志强为了抢时间嘛。”

“什么？”志强一听就火了，

“技术员是你指挥这么干的！”

“哎，我是干部参加劳动哪能做指挥，

你放炮员有责任，要勇敢来承担嘛！”

说着他分开人群要溜走，

严小坚挥手把他拦。

“等一等！龙占权，事情没完先别走哇，

有话咱们当着群众谈。

我问你，过去你在技术科是副科长，

还当过多年的技术员，

难道你不懂煤层软禁止使用大爆破，

难道你不懂冒顶会出什么危险？”

“这……”

“地质科通知五天之内有暴雨，

接到电话为什么你不谈！”

“哎呀，你不提我还真是忘记啦！

当时我尽顾考虑夺高产啦。”

“你扣压天气预报，造成事故怎么夺高产？

我看你是有意制造事故来捣乱！”

“啊，严小坚你，你不要血口喷人陷害我，

党的政策不会允许你这样办。

同志们，严小坚处处都在打击我呀，

我是一忍再忍有苦难言。

今天他又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我头上，

他，他这是阻挡我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哪！”

“住口！你的老底我们全知道，

休想把群众来欺骗！”

龙占权吓了一跳，

抬头看，说话的正是王德山。

“龙占权！五七年你的右派言论就不少，
攻击社会主义你的劲最欢，
你百般仇视文化大革命，
还为你的老子闹翻案。
党组织一再教育挽救你，
可你的反动立场始终不改变。”

严小坚威风凛凛站在群众的最前列：
“龙占权，你的现行破坏活动铁证如山。
回去老实作交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白）你走吧！”

“哎。”龙占权垂头丧气朝外走，
矿工们各自回到了工作面。
那兄弟班组齐奋战，
乌金墨玉卷狂澜。
突然，在黑暗处有个人影象幽灵一样闪了闪，
此人正是龙占权。
原来他在等待时机根本就没走，
躲在阴暗角落咬牙切齿恨连天：
“社会主义害得我走投无路，
文化大革命搞得我是狼狈不堪，
这回要新账老账一块算，
准得把我从严来法办了……
哼！你们不让我好活，

我就让你彻底完!”

想到这儿，他顺着煤墙爬过去，
很快摸着两根放炮用的起爆线，
他料到严小坚必然要去里边卸炮药，
这会儿正在工作面，
只要把起爆线往电缆上边一通电：
“严小坚！我叫你尸骨化硝烟！
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趁着乱，我就能混过这一关。”

想到这，“噌”！从腰里把改锥拔出来了，
在电缆上非常隐蔽地扎了两个眼儿，
他恶狠狠把起爆线对准电缆捅进去，
就听“嘣”的一声，如雷灌耳，头晕目眩，
震得他“扑通”摔了个面朝天。
倒在地下半拉脸发木眼发黑，
才知道，是自己腮帮子上边挨了一拳。
定睛看，啊？！在面前站着一个人，
正是年青的支书严小坚。“啊？！”
“龙占权！你顽固到底行凶杀人搞破坏，
今天你错打了鬼算盘！”

原来小坚百倍警惕早把起爆线切断保了险，
龙占权没走，群众发现立刻汇报了严小坚。
小坚很快从别的通道绕出来，
把龙占权的一举一动全看见了，